

冰心奖

获奖作家
精品文库



王翔 周语 / 主编

不向日的向日葵

Bu Xiang Ri De Xiangrikui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向日的向日葵 / 王翔, 周语主编. -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8.4
(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480-5861-8

I . ①不… II . ①王… ②周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小说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 . ①I287.4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859 号

出品人: 汤华

责任编辑: 刘滢 彭珍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不向日的向日葵

Bu Xiang Ri De Xiangrikui

主 编 王翔 周语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8.5

I S B N 978-7-5480-5861-8

定 价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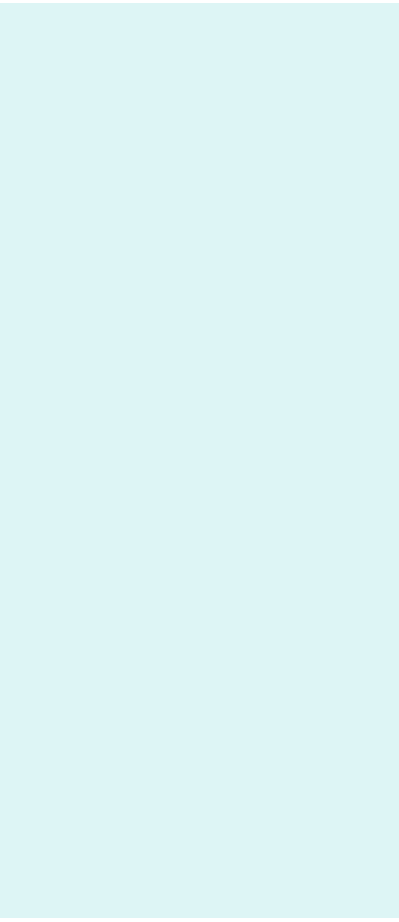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

五分纸币显真情 001

温柔的时光 010

春末十月 024

不向日的向日葵 038

播种一个自己 053

报春之鸽 069

母亲的苦涩糖果 087

青 奈 099

消失的伴侣 114





五分纸币显真情

喻虹

1961年的春天来了。

外婆所在的那个村子叫榆树村，以出产榆树出名。但那年春天，门前的老榆树还没来得及发芽，就被人们在寒冬里扒光了树皮。也多亏了那些榆树皮，在周围的村子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，榆树村的老老少少，都坚强地挺过了寒冬。老榆树救了大家的命，可是到了长榆钱的时候，大家才发现，那些榆树，十棵有九棵已经“壮烈牺牲”了。

因为没有粮食，所以生产队的食堂早就停办了。饥饿的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地里，每个人都像刨食的母鸡一样，尽一切可能寻找每一丁点可以吃下肚的绿色。我那刚满六岁的小舅舅被饥饿折磨到腹痛，但他也被外婆叫出去，在一条水沟边寻找野菜。

其实水沟边的野菜早就被人们挖光了，小舅舅找了很久也没有





找到一丁点可以吃的东西。突然，他眼睛一亮——在水沟的尽头，一大丛干蒿草里面，居然生长着一株肥肥嫩嫩的苦菜！

小舅舅欣喜地伸出手去采摘苦菜。这时，跟在他身后的另一个面黄肌瘦的小男孩也发现了这株苦菜，他飞快地扑过来，用整个身子护住那株苦菜：“我先看到的，不许和我争！”

为了一株苦菜，小舅舅和男孩撕打起来。男孩恼了，随手拾起水沟边的一块石头，对准小舅舅的脑袋砸下去。

血，顺着小舅舅的脑袋往下淌。小舅舅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男孩跑了。小舅舅忍着痛，还不忘采了那株苦菜回家。

等到外婆带着小舅舅到男孩家问罪时，男孩的父母看到小舅舅脑门上的血洞，吓坏了，一个劲儿地赔罪。外婆叹一口气，要他们好好教育孩子，就带着小舅舅离开了。

偏巧的是，那天男孩家的一只几个月不曾下蛋的老母鸡下了一个蛋。男孩的母亲赶紧拿着那个热乎乎的鸡蛋送到外婆家来，说给小舅舅补补身体。外婆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了。她知道那个鸡蛋或许是男孩家一个月的盐巴钱，她准备把鸡蛋卖了，再把钱送过去。

外婆把那株苦菜洗净了，放到锅里炖。这时，她听到屋外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有人在外面大声叫：“小刚！小刚你怎么啦？”

外婆赶紧跑出去，只见一个小男孩倒在地上，旁边的中年男人看着外婆，哽咽着用外地方言说：“大嫂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他饿了……”

外婆没太听懂他的话，但理解了他的意思。她看着倒在地上的孩子，拿起那个蛋，和到苦菜里做了一碗苦菜蛋汤，端给了小男孩。



吃了一半，孩子摇头说吃饱了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吃一点儿吧！我吃不下了。”

中年男人招呼一旁默不作声的小舅舅：“孩子，来，你也吃一点儿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小舅舅已经欢呼着上前，三下五除二地把那碗剩下的苦菜蛋汤吃光了。

外婆含泪在一边看着，她又端出了半碗用开水冲泡的榆树皮粉。这些本是她准备在最难过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充饥的，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，因为她发现中年男人再不吃点什么，马上也会饿昏的。

中年男人千恩万谢领着小男孩离去的时候，外婆才发现，饭桌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张小纸条，还有两张五分纸币。

外婆不识字，但她明白那两张五分纸币是中年男人感谢她的。她拿着钱追出去，发现那父子俩早就没有了踪影。回到家，外婆懊恼地说：“怎么能要人家这么多钱呢？真是的，他们两个，总共才吃了半个鸡蛋，半株苦菜，半碗榆树皮粉，顶多只能收人家五分钱的。”直到外公回家，外婆依然在念叨这事。

外公看到那张纸条，告诉外婆说这父子俩是从上海来投奔乡下亲戚的，以为农村里能有个活路，没想到他家亲戚早就饿死了，现在他们只好打道回府。纸条上还留了中年男人的名字：陈大军。

外婆唏嘘不已。后来，外婆把其中的一张五分纸币给了送她鸡蛋的那家人，说是卖鸡蛋的钱。另外那张，外婆一直保存着，说有一天，要还给陈大军。她经常念念不忘地说：“不知道他们父子回到了上海没有？”





二

外婆没想到，不过才过了一个多月，她就因为这张五分纸币，挨了外公的打。

那年的春天真难熬，而上面的救济粮迟迟没有发下来。据说，是因为上面听说榆树村没有饿死人，所以把本该拨到这里的救济粮拨到别的村子去了。

孩子们经不起饥饿，开始全身浮肿，外公外婆急得没办法。村里有个赤脚医生，用草药自制了一种小药丸，可以治好全身浮肿。外公想先去买点药丸应急，可他找了很久，家里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过两毛六分钱，而买那种药丸，要三毛钱。外公突然想起外婆那里还有五分钱，叫外婆拿出来。外婆不肯，说再穷也不能用别人的钱买东西。

外公当时就急了，人都快饿死了，哪还顾得上这些。外公说：“你拿不拿？”外婆还是不拿，她说那五分钱是要还给上海人陈大军的。外公对外婆一向很好，结婚多少年两人都不曾红过脸，可这回外公真火了，一巴掌甩过去，吼道：“你今天不把那五分钱拿出来我就打死你！”

外婆摸着被打的脸，一脸凄凉。我妈在一边就哭了。我妈的哭声提醒了外婆，她踉踉跄跄地走到房间里，从枕头下摸出那张五分纸币，交到外公手里。



外公突然就流了泪，当着妻子儿女的面肆无忌惮地流泪。外公为什么流泪呢？也许是想生活的艰难，也许是想自己一个堂堂七尺男儿，竟然要靠威逼老婆拿出五分钱来救儿女。要知道，在那之前，我的外公，从不曾动过外婆一根手指头。

外公拿着三毛一分钱走出家门时，碰上了外婆的哥哥——我的舅爷。原来舅爷他们那个村子发了救济粮下来，舅爷牵挂着外婆一家，就从家里匀了点粮食送过来了。

那点粮食救活了我妈和小舅舅。外公满怀愧疚地把五分钱还给外婆，又摸着她脸上五个红红的指印，心疼地说：“以后，我再也不打这五分钱的主意了——就当你已经把它还给上海人了。”

果真，这以后，无论多么苦，外公都再也没有提那五分钱。

三

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年。1971年，榆树村突然来了很多上海青年。外公说，那是响应毛主席号召“上山下乡”的知识青年。

外婆很兴奋，一个个地找到那些知识青年，操着家乡话问人家：“你们认识陈大军吗？他有一个儿子叫小刚，也是上海人啊！”

知识青年里有个叫陈红的女青年，一听“陈大军”这个名字，张嘴就说：“陈大军？就是我叔叔啊！”

陈红的话才说完，外婆就一个箭步上前，拉着陈红的手说：“陈大军真是你叔叔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他现在还好吧？小刚还好吧？”





陈红被外婆问得张口结舌。后来才知道是误会，她有个叫“陈大军”的叔叔，却没有叫“小刚”的堂兄弟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叔叔一直在上海，从来没有到过榆树村。

外婆的惊喜，只维持了短短几分钟。当弄清楚自己要找的“陈大军”并不是陈红口中的“陈大军”时，她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。

但失落的外婆并不失望。她开始更多地和这些上海知识青年接触，在他们写家信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恳求他们：“能不能帮我捎上一句？就说让你家里的人帮忙打听打听一个叫陈大军的上海人，1961年他曾经逃荒到过榆树村，他还有个儿子叫小刚。”

外婆在这些上海知识青年中的人缘极好，到了后来，每一个落户榆树村的上海知识青年写信回去，必定会捎带上外婆的这句话。

有人问外婆：“大婶，你找的那个陈大军是你什么人啊？”

外婆说：“他不是我什么人，可是1961年，我平白无故多收了他五分钱，我得还给他。”说完，外婆又开始叹气：“那年头，他身上多放着五分钱，就是多一条活路啊！唉，不知道他们父子俩现在怎么样了。”

1979年，榆树村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回城。那些知识青年走的时候，外婆总不会忘记嘱咐他们回上海帮着寻找陈大军。

只是，茫茫人海，外婆再也没能找到他。那张五分纸币，成了外婆心上的一个伤疤。



四

2008年深秋，我去探望病重的外婆。

那个最疼我最爱我的外婆，此时正躺在病床上，就像一片深秋还挂在树上的叶子，在风里摇晃着，枯黄着，只等着最后坠地的那一瞬间。握着外婆干瘦的双手，我禁不住泪如雨下。

外婆醒了。她看着我，半晌，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币，往我手里塞。

外婆说：“虹妹子，这五块钱，替外婆好好保存着啊！外婆这一生，怕是没有机会把它还给陈大军了……”

我的泪流得更肆意了。我说：“外婆，不会的，我今天就到互联网上来一场‘人肉搜索’，看能不能找到陈大军和陈小刚。外婆，你等我给你带好消息来啊！”

外婆有点不相信：“虹妹子，‘人肉搜索’真的那么神奇，能搜到陈大军？”

我拼命点头。一个月前，我就跟外婆说过互联网上“人肉搜索”的神奇，把外婆听得云里雾里。

三天后，当我带着那个和小舅舅年纪相仿的上海男人走进外婆的病房时，外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仔细打量着这个叫“陈小刚”的男人。她伸出干瘦的手，抓住男人问：“你爸爸，陈大军，现在还好吧？”

男人不停地点头，说：“大婶，难得几十年过去，你还记得我





们父子。当初多亏了你的苦菜蛋汤救了我一条命啊！这几十年来，我一直感念着你呢！我爸也好，身体硬朗着，就是年纪大了，不能来看您啦！”

外婆颤抖着双手，要我扶起她。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珍藏了四十七年的五分纸币，郑重地把它送到陈小刚手里：“知道你父亲还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说完，外婆像是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任务，安详地闭上了双眼……

陈小刚一直到外婆的葬礼结束后才走。他走后，小舅舅拉住我说：“虹妹子，那个冒牌陈小刚你从哪里找来的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，不知小舅舅什么时候发现的。小舅舅说：“当年那个陈小刚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左耳垂上有个黑色的痣。可是这个陈小刚没有，他肯定是冒牌货。”

我对小舅舅说：“舅舅，至少外婆这回真的放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了。她完成了一个心愿，无牵无挂地走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”

舅舅点头。

那张五分纸币，上海男人在走之前把它还给了我。他说：“我没有白来一趟，你外婆的故事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索。这张纸币我鉴定过了，是1955年3月1日发行的，俗称‘长号码币’，极具收藏价值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把它还给你了。”

我想，我会珍藏这张纸币的，并会一代代地把它传下去。





温柔的时光

王璐琪

客厅里面的电话响了一声，两声，然后挂断了，紧接着，又连续响了三声。

莎莎抿着嘴无声地笑了，她知道，这是深海一号发来的暗号。

她丢下写了一半的日记，光滑白嫩的小脚灵活地避开屋内的杂物，裙摆在膝盖上方轻盈地弹动，她此刻的感觉好极了。她能从不间断路过大大小小的玻璃窗、镜子、深色的衣橱上看到自己的身影，刚刚开始萌芽的少女的美丽形体。

她到了二楼的小阁楼，窗栏杆前系着一只冰激凌纸杯。她解开绳索，把线绷直，对着纸杯开心地问候道：“你好，深海一号，这里是莎莎女王，Over。”

当莎莎把冰激凌纸杯贴在耳朵上时，她听到里面传来深海一号低沉的声音：“你好，莎莎女王，今天过得开心吗？Over。”

这是一个老人的声音，最近几天，这声音沙哑低沉得更厉害了。

莎莎活泼地说：“还行，就是妈妈昨天不许我跟你继续讲话了，因为她说你不是好人。还有，我最喜爱的一瓶指甲油找不到了，是那种特别浅的粉红，涂上去指甲就跟贝壳一样。Over。”

那边沉默了，莎莎意识到自己说多了，不该把妈妈的话跟深海一号说。尽管妈妈说得很对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心地不好，会伤害小女孩，可莎莎觉得，深海一号不是坏人。他的声音那么有磁性，跟她对话的时候那么温柔，就像去世的爷爷一般，有时候，莎莎觉得，这通“土电话”是通往天堂的，那头就是爷爷在说话。

“或许你该听妈妈的话。”深海一号缓缓地说道，他似乎很失落，在语言背面，是深深的凄凉。他没有说“Over”，每句话后面加上“Over”是莎莎的主意，她觉得这样就像警匪片一样酷。

那句话伤到他了。

“你是好人吗？”莎莎问道。

那头缄默了许久，才说：“我以前不是，因为我对孩子们太坏了，现在他们长大了，都不愿意回家来。”

“你生气了会打人吗？”莎莎好奇地问道。她记得，爷爷生气的时候就会打爸爸和叔叔，但他从不打两个姑姑。妈妈说，因为姑姑是女生，男生不该欺负女生。

“在孩子们都还小的时候，我打过他们，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太淘气，有时候，是因为我自己脾气太坏……”深海一号悲伤的语调犹如沉着的大提琴，“我跟他们道过歉，可是亲情这种东西，是世界上最难修补的了。最亲近的人互相伤害起来，那么令人绝望。所



以，莎莎，你应该听妈妈的话。”

“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”莎莎漫不经心地跳过老人挑起的话题，她又想起丢了的那瓶指甲油，才用了两三次就不见了，几乎还是新的。“要是能找到那瓶指甲油就好了……”莎莎自言自语道。

“你很爱臭美是吗？”深海一号不禁笑了。

“我本来就很美。”莎莎大声说，“我不用臭美就足够美了。”

是的，莎莎很美，实际上，莎莎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都很美，她们刚刚结束了童年，随着一天天过去，竹子般一点点拔高，体重在增长，身材日益丰满起来，曲线还带着稚气，然而这是一个女孩最美丽的时刻，没有任何的矫饰。

她们走在阳光下，她们笑，她们闹，一举一动都有着孩童的天真与少女的细致。

她们开始学着把头发扎出许多花样，尝试着去穿胸前带蕾丝花边的连衣裙，结伴去化妆品专柜买简单的唇彩、五彩缤纷的指甲油以及可以防晒美白的隔离霜，然后在课后交换化妆品，三三两两地议论班上帅气的男孩子，时不时发出一阵响亮的、不知愁似的笑声。

“莎莎！你在干什么！”身后冷不丁传来妈妈的怒斥。莎莎一惊，手松了，纸杯被妈妈一把夺过去。妈妈生气了，白眼球都气红了，她对着纸杯大声喊：“我不管你是谁，以后不许再招引我们家莎莎，变态！”

说完，她用力一扯，绳子从纸杯的底部断开，无力地打向对面那栋两层的公寓窗口。

“妈！”莎莎愤怒地冲妈妈喊了一声。她跳起来夺纸杯，然而



当她拿到纸杯时，它已经被捏扁了。莎莎盯着有些惊讶的妈妈大声说：“妈妈，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他是一个好人！你凭什么干涉我交朋友！”说完，莎莎不想再跟妈妈对峙了，拔腿跑了。

“你是个小孩，你懂什么！好人坏人你能分得清吗？他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，多大了，这些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警告你了，不许跟他说话，这么不听话！”妈妈追着她喊，莎莎没有接腔，要是在从前，她一定站在妈妈对面，抗争到底，只是现在她突然想起深海一号说的那句话：“亲情这种东西，是世界上最难修补的了。”她不愿意伤害与妈妈的感情，妈妈也是为她好。

自从莎莎她们学校里有个小女孩失踪后，妈妈就变得神经质了，她每时每刻都在提防着周围是否有人威胁到她女儿的人身安全。她像只母豹子般守着莎莎，从前还允许她放了学出去玩会儿，现在连门也不让她出了。

莎莎现在每天上下学都由爸爸接送。班上要好的小姐妹也不愿意来找莎莎玩了，大家都不喜欢在玩的时候被莎莎妈妈监视着，太别扭了。

莎莎觉得十分委屈，替自己委屈，也替深海一号委屈。他肯定是个好人，她想。

二

莎莎全家搬来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是炎热的夏天。

